

### 傅月庵的書生本色

琴台聚  
黃仲鳴

夜，右腰側劇痛難熬，癱着傅月庵的《書人行》(北京：中華書局，二〇一一年一月)。

傅月庵，所著《生涯——蠶魚》、《天上大風》，我最為愛讀。傅與余俱為書蟲也。

當翻至一側：「上午準備寫稿，忽然背痛難當，幾至無法呼吸，急往馬偕醫院急診。打過一針止痛劑後，幾經檢驗判斷，換科診察，可以確定不是這個，不是那個，卻無法斷定到底是哪個。」

我沒他那麼嚴重，沒去醫院，只塗擦驅風油。有一相同者，他「無法工作，只得假臥讀《文苑滑稽譚》」。但我想，其痛如此，恐笑也笑不出聲來矣。

傅月庵這書，以日誌方式來寫，短則一則，除說他的訪書淘書購書外，雜以當年時事，評論一番，頗為可觀。而內中所述，不脫書人本色。書由二〇〇二年十一月十九日起，至二〇〇三年十二月十日止。當然，並非日日誌之，而是有所「揀日」也。二〇〇三年，乃是「沙土戰爭」時期，傅月庵的「行腳」，當是戴口罩，匆匆於上班途中，穿梭於書坊之中也。

在《後記》中，他指這些篇什，是應某出版社新成立的網站所寫，前名《書人公職日記》，並作定章云：「書人者，以書維生之人也。醒則抓書，如廁讀書，等車看書，上班讀書，下班讀書，燈下我書翻書寫書……因其事事皆書，故不能不有所感，閒閒記去，不求其專，不忌人窺，是為『公職日記』。」

今既成書出版，易名《書人行》，當更為貼文，也更為「醒日」。雖云與書相糾纏，內中卻有述傳媒之事，令我這「曾經滄海」的傳媒人，看得更津津有味。如二〇〇二年十二月五日，傅一早醒來，閱《中國時報》，頭版刊有道歉啟事，指昨日所刊新瑞都蘇惠珍四百五十萬元支票流向，乃陳水扁市長選舉政治獻

### 華語紀錄片

翠袖乾坤  
伍淑賢

最近看了采風電影公司舉辦的第四屆華語紀錄片節。因為很遲才知道，只來得及看幾部作品，有馬占冬的《五月一天》、賀麗瓊的《我愛高跟鞋》、秦瑜明和高翠珊的《河上風光》和朱全斌的《聖與罪》。題材由汶川地震、高級皮鞋生產鏈、媒體生態、沙漠化、以至本地的蠔涌村保育問題都有觸及。

紀錄片好看的地方，在於它是真人真事，但不好看，也由於它太真，而「真實」動輒要幾年時間發展。導演如果沒有成竹在胸，拍的時候也不知重點在哪兒，到最後雖然經過剪輯，但出來的東西會散漫，或捨不得割愛而太長。今次看到的作品，部分都有這些問題。

影展最後一天看的是《聖與罪》，探討台灣作家陳映真，只映一場，十分難得，可惜並沒滿座。陳映真在我們讀大學時已經很紅了，他的《夜行貨車》更是很多人讀過。導演訪問了很多作家和陳的朋友，其中一個給我的印象最深：他說那個年代，在台灣的跨國企業工作，感覺就像一個大機器的小螺絲，而作為跨國企業的當地管理層，又要反過來用西方的那一套，去管治自己的同胞。這位朋友，當時也是在老美的跨國公司做事，看完《夜行貨車》，受了感悟，乾脆辭工回台灣創業。

這番話叫我想起很多香港人在跨國企業的境況。在內地新一帶興起之前，有廿多年時間，香港人都是大中華區業務總管，兼亞太區的管理團隊之一，時常要去看看北京、上海和台北辦事處的情況，或者見當地的大客。香港人去到大中華的其他辦事處，的確往往不自覺地用了總公司的觀點來看當地同事，心裡會問，為甚麼他們的制度總是亂哄哄？為甚麼他們的呆眼特別多？為甚麼他們的英語水平這樣低？為甚麼他們每晚都要磨蹭到八九點才下班？為甚麼他們搞活動總是錯漏百出？這種雙重心態，本身就可以寫小說。

### 安藤忠雄的教堂

海闊天空  
蘇狄嘉

淡路島上除了夢舞台這組建築群，還有另一個安藤忠雄的傑作——本福寺水御堂。

這是日本佛教真言宗的擴建寺廟，一反過去傳統大屋頂的寺廟形式，安藤在基地上建造了一座圓形的蓮花池，並且在池中種植了五百株蓮花，開花時節，整個水池佈滿燦爛的蓮花。而整座水御堂寺廟，便是以蓮花池當屋頂，建築在這個蓮花池下。

樸拙的外觀絕對無法讓你聯想到這是一所寺廟，連抽了菸不揚揚的海岸白沙，卻劃破一池荷花的禪靜；橢圓的蓮池，意圖圓寂的修煉，置身跟前很容易讓人產生空冥遐思，錯開了人世間循例的庸俗，就在你詫異之餘，居中寂白通道驀然劃水而開，漸層的階梯引渡着您到另一方極樂淨土。

安藤忠雄沒有宗教信仰，但他的偉大作品中卻與宗教有着極大關係。除了本福寺水御堂這座寺廟，安藤還設計了四座著名的教堂——以大自然中的風、光、水、海為名。

位於兵庫縣神戶市六甲山頂上的「風之教堂」，以一個混凝土矩形體量為主體，深邃的長廊，身在其中，風的流動擦身而過。大阪茨木市的「光之教堂」，南向牆面上有水平與垂直的開口，在陽光透射下，形成「光」的十字架。隨着陽光的變化，十字架在地面的投影與時推移，令空間神聖化。

北海道的「水之教堂」在人工湖中豎立着白色的鋼十字架，湖的深度經過精心設計，使得湖面好像鏡面，可以映照周圍的風景，當風吹起之際，湖面的漣漪引發想像的空間。「海之教堂」是淡路島上威士汀酒店內一間舉辦婚禮的小教堂，頂端的天花有十字架開口，教堂的屋頂是大水池，讓十字架的光影從天花板降臨，投射在牆上，營造神聖的宗教氛圍。



「這書讀來，一字記之曰『爽』。」

金云云，造成「總統府」困擾，故而致歉。傅即大發牢騷：「阿扁『寧可不要政府也要媒體』言猶在耳，卻忽開『總統』告媒體之先例，毫無寬容可言，其講話誠意如何，即此可知。」

既讀阿扁「巴」又讀《中國時報》：「消息查證不周，即大肆報導，草率在前；新聞既出，稍經恐嚇，立刻道歉，自失立場於後……可說是學一流無能，學三流無能，遮遮掩掩，首鼠兩端，又要偷漢子，又放不下不貞節牌坊，無怪乎報份直落，月虧損無起色。人間已無余紀念，哀哉！」其惡評如此不留情面。

又如二〇〇三年五月二日，台灣有新報紙正式發刊，傅月庵又評一番，指「以聲動標題，腥膻內容為主，事件照片肆無忌憚暴露，報紙的新聞自由無限延伸，被報道者人權私隱無顧及。」他的狠評，既「有能」又有「膽」，毫不「遮遮掩掩」端的是書人本能，書生本色。

這書「不扮高深」，讀來如溫歷史，一字記之曰「爽」。

## 咖啡灣靜悄悄

是下午時分，六月開始西斜的太陽依然熱辣辣，有些晃眼，但坐在海邊兩棵大樹下的綠色長椅上，濃蔭遮頂，海風陣陣吹來，涼快得我幾乎就要閉目睡去。啊，這咖啡灣！

以前並沒有來過，在嶺南大學小聚之後，B說，去咖啡灣吧！M已選好景了！我當然沒問題，他們是封面設計，一切由他們作主。只是心中暗叫，怎麼那麼巧！我另一本即出的散文集書名也正好有「咖啡」二字！拍出來的效果，沒有咖啡，但畫面果然有氣氛。兩株大樹靜靜，張開如傘的枝葉，覆蓋天空，一線陽光從葉間的縫隙透下，閃着金光；前方是大海。我彷彿聽到海水輪衝衝擊海岸的聲音：嘩——嘩——嘩——整個感覺就是靜謐、空曠。

也許因為不是周末周日也不是假日，這裡靜悄悄的，沒有人。好像沒有公車駛經，除非駕車自己來啦！我們從虎地來，車子在山路拐了幾次，才到屯門青山公路18及4分3咪處，四望無人。附近高地上似有連食亭，也無客人，那海面沉靜如在曬太陽。咖啡灣泳灘早期是私人所有，如今變成康樂及文化事務署轄下的泳灘之一，設有更衣室及淋浴設備，並有救生員值勤。但眼前一切皆不見，莫非他們也都休息去了，反正也沒有泳客了？雖然這裡還設有燒烤區和木屋等，但由於受到污染物的影響，出現紅潮或其他水質污染原因，而變得不宜游泳。有海灣而沒有喧嘩的人群，感覺上有些不習慣。通常，海灣總是離不開泳客，比如淺水灣，比如長灣，擊浪浮沉的男女老少，嘻嘻哈哈高聲叫低聲呼，一片歡聲笑語，攪動那一片藍天白雲，只有那青山默默不語，笑着風雲。思緒縹緲縹緲，我竟想起芝蔴灣來了，有多少年沒去那裡了？那時確然青春年華，留下的身影已然泛黃，證明經歷的風塵歲月染霜，儘管時光老去，我依然記得當年的陽光照在穿着泳褲的熱度，以及毫無顧忌的笑聲，有點放肆，有點粗野，但卻真心實意。多少年後回想，倒有些懷念那時的熱情了。猶記得那年秋夜在黃金沙灘散步，全長五百米，是以從海南島運來的沙鋪成的，那沙質幼細，踩下去只覺綿軟。夜海茫茫，肉眼無力洞穿；海風陣陣勁吹，沙灘上這裡那裡點起蠟燭，人們三五成群地圍着低語，是取暖？還是營造氛圍？但見小孩子在周圍瘋跑，童聲清脆，把寂寞的夜色都攪翻了天。

但這咖啡灣的下午是那裏那麼熱，連食亭寂寞失去任何吸引力，遙望海那頭，B說，那裡便是黃金海岸了！呀！黃金海岸！久違了的地方！有一年秋天，公司組織，我們選到這裡的酒店住了一夜，晚上站在窗台上看月亮，明晃晃地掛在天空，那感覺是一派澄明，在市區那是看不到的景象了。那情景，連同那時的心境，便那樣明亮地沉在我心湖深處，漾漾不去。還是去那裡喝杯咖啡吧，坐在咖啡專門店的沙發上，我們有一句沒一句地閒扯，是不是扯出了咖啡灣的風情？還是聞到了嫋嫋咖啡的香味？而我們明白，有一種樹下咖啡灣的意象，充滿浪漫詩意，已經在你在你在他心中成形。

我憶起童年時代在萬隆生活的片斷了，雖然萬隆是山城，不靠海，當然沒有海灣，更不用說咖啡灣了，但那時每天早餐麵包一杯爪哇咖啡，是必然的，也不覺得有甚麼不好。後來媽媽開玩笑說，不要喝太多咖啡了，喝太多會消滅記憶力，人也會變遲鈍。那時雖然半信半疑，卻也在心底引起一陣恐慌，後來回北京，根本沒咖啡喝，也就漸

漸戒掉了，甚至忘得一乾二淨，生活中再不存在的東西，不會再引誘我的胃口，習慣勢力展示出非常強大的力量。正當我以為此生與咖啡再也無緣的時候，我又給命運拋到香港，走在街上，一陣咖啡香味突如其來飄過，啊！在另一個地方，我又再次遭遇咖啡，但已不是爪哇咖啡，而是加冰加奶的「西班牙咖啡」了！也許是身處熱帶的關係，本來我喜歡冰凍咖啡，但他們說，冰凍沒有原味熱咖啡好喝，我慢慢也就改喝熱咖啡了。拿鐵、卡巴仙奴、藍山、摩卡、巴西、加酒的愛爾蘭咖啡……就是沒喝過最負盛名的印尼「貓屎咖啡」，兩百多塊錢一杯不提，光聽說它是從狸貓的糞便中提煉出來，即使再著名再香氣四溢，也足以讓勇者疲軟了。

穿過露天的「黃金馬特廣場」，這裡也是靜悄悄的，偶爾有人穿過，那號稱香港首個街頭藝術廣場的「演藝坊」，和賣賣各式自製手工藝品攤檔的「荳藝坊」空蕩蕩的，並沒有人表演，原來，只有星期日下午三時至九時，才能夠有緣觀看。這裡不是巴黎的蒙馬特，沒有人群川流不息，也沒有化成雕像一動不動，突然就扭動，嚇人一跳的演藝人；



靜靜的咖啡灣。作者提供圖片



咖啡座閒情。作者提供圖片

平日的下午時分，這裡一片安寧，是個懶洋洋的下午，「卡仙奴」露天餐廳的下午茶已遠去，我甚至不清楚它是否還在？畢竟都市的節奏奇快，稍不留神，早就變成明日天涯了！這裡是室內咖啡室，音樂輕迴，把陽光擋在外頭，冷氣盈室，雖然沒有表演沒有手工藝品可以欣賞，沒有歌有咖啡有冷氣，我們閒聊，不覺日已傾斜。風聲依稀，我聽到那花兒「嘩」一聲落地的聲音；濤聲不絕，遠望有風暴彷彿在積蓄着力量。從商場平台憑欄望過去，此刻夕陽正在西沉，圓拱形窗框、圓柱、三角屋脊、桃紅色外牆……海畔一派歐陸建築風情，給照得金黃一片，閃閃的耀耀。而那迎風輕擺的棕櫚樹葉，相互拍打着，嘩啦啦地帶人帶到虛幻的夢境中去，遙遠縹緲，似近還遠地不太接近人間真實。

還是咖啡灣流淌着自然風情，只可惜它荒蕪，或者是碰上平日的下午時分，沒有人影。看來它只合存在畫面中，一幅人間仙境的畫面。缺乏了人氣，有點世外桃源的味道；但現代人喜歡熱鬧，不知不覺已經遠離而去了！

2011年6月1日初稿，7月1日定稿。

### 遊法門寺

思旋

雖不是佛教徒，然而，仲夏七月，有緣先後到浙江杭州的靈隱寺和陝西寶雞市的法門寺遊覽。大增佛教知識與史料。

往時，法門寺給我最深印象是佛祖釋迦牟尼佛舍利。曾記得二〇〇四年，法門寺佛指舍利應香港佛教界邀請，來香港供奉。當時正是農曆四月初八佛誕日，前後共十天。我亦有緣應邀出席了迎接佛指舍利瞻禮禮儀大會。來港供奉的除了佛指舍利還有廿件國家一級文物展示。彰顯中央政府對香港佛教徒和香港市民的尊重，對穩定香港、營造社會祥和有一定作用。

而今，有緣親到寶雞分別遊覽古今法門寺，大開眼界，大增對中國人深藏燦爛中華文化的自豪感。今已落成有世界佛教聖地、世界佛都之稱的法門寺佛教文化大景區，十分壯觀，據佔地三千多畝。

我們甫抵廣場，立時便有一座莊嚴合十塔所吸引驚嘆不已。原來這正是安奉真身佛指舍利之金塔，高達百來多哩。以虔誠之心，雙手合十走進此佛指聖地，頓被佛教精神文化氛圍所震撼吸引，連導遊小姐細心介紹諸神解讀苦薩羅妮之音也聽不進耳，記不起了。只用心看着現代科技設計的安奉真身佛指舍利金塔，期許會有彩光出現神跡。

談到法門寺歷史文化實在神奇又神秘。走進新建法門寺要經過三道無門的門。佛教指修行者入道的門徑，稱之為「法門」。在舊法門寺地下宮，時在一九八七年的春天，一聲春雷震破法門寺，地宮石門打開，發現竟是千年前的皇室寶庫，更珍貴的佛指再世正是農曆四月初八佛誕日哩。

「法門寺熱」熱風吹遍寰宇，佛教徒非佛教徒慕名而來者數以億計。據介紹前國家主席江澤民曾在九九三年六月前來法門寺，並為法門寺題詞如下：「充分利用地下出土文物這份珍貴的文化遺產，大力弘揚中華民族締造文明自強不息的愛國精神。」此為法門寺博物館題。

### 孤島和孤兒

杜亦

上世紀以來中華有過兩次「孤島」時期，第一次是一九三七年掀起日本侵華戰爭，第二次是一九四九年後佔領上海，至一九四九年日本正式向英美法美四國宣戰，太平洋戰爭爆發，這中間的三、四年中，日軍沒入侵上海之英法租界，大量上海和華東難民湧入租界避難，兩個租界內真是滿街都睡滿人，形如孤島，兩租界加起來有二百萬人口，全國富貴精英雲集，昔日富貴人沒有明天有錢盡花，花天酒地成畸形之片斷繁榮，文化人出版自由，各類抗日吶喊文藝藝藝，有多家電影公司繼續拍戲形成一時之「孤島天堂」景象，到四二年日本正式向盟國宣戰侵略租界形式形勢大改。

第二次「孤島」時期，是中共建國後台灣分子不願中華統一意識上強要台灣獨立，便自稱他們是「亞細亞孤兒」，認為兩邊不到岸只宜獨立，但台灣執政黨國民黨不同意此說法，中國方面更加反對，這自說自憐式的「亞細亞孤兒」叫喧了十年左右，如今也銷聲匿跡了。

當年上海之「孤島」時期，真有過一段畸形的輝煌歷史，「一九三七至三八年租界被孤立的「孤島」時期，「火燒紅蓮寺」等神怪片興起把反日反侵略情緒寄情於神怪片。那時期在「孤島」內曾經舉辦過「全國運動會」，三六年時成

### 書展與文藝事業

詩幻留形  
陳智德

每年時近暑假，就想起書展，多年來，香港書展都是七月下旬舉行，本年是七月二十至廿六日舉行，書展不光是買書賣書，純粹買賣的話，到書店去便可，不必老遠擠進水洩不通的會展中心；書展吸引讀者的，最重要是它提供的現場事件，即各種與書和閱讀相關的活動。筆者作為文學人，每年都會留意書展的作家講座及其他文藝講座，本欄假借之日，正當書展舉行前夕，這理不妨稍作介紹；不過以下文字不是廣告，筆者也沒有參與其中，只足及文藝事業的公共性，個人誠願以微不足道的文字，讓文藝活動有更多讀者知悉。

在七月二十日和廿四日，分別有兩場「西西的文學創作世界」分享會，由許迪鏞、麥欣恩、潘國威、樊善標、洛楓、李婉儀、陳漢儀主講，分別從「去探問讀西西」和「西西怎樣閱讀」去介紹西西的作品，相信是一次深入淺出的座談。「香港作家巡迴2011」作家分享會系列則邀請了杜國威、崑南、林沛理、淮遠、李維怡等作家，其中李維怡剛出版了新書《沉香》，她的小說既有社會關懷，亦具個人想像，是很值得推薦的作家。此外，「兒童文學作家講座」和「雙子憶兒童圖書獎」分享會也應受到重視。

「閱讀與創作講座系列」包括多個不同主題的講座，我個人特別推介七月二十日的「地圖、潮物與城市敘事：董啟章新書對談會」，講者包括董啟章、潘國威、韓麗珠和謝曉虹，還有七月二十一日的一「寶書與藏書的樂趣」，由熟悉香港舊書業發展的許定銘和歐陽文利主講，主持人是小思老師。這兩場講座，如果我能夠聽過，如潮湧的人流，安全找到講座地點的話，我必定去聽。在一年我想去聽聽陳丹青的講座，結果在人流間繞行了四十五分鐘仍找不到會場，只得放棄。